



□ 12
2897
2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皋陶謨第二 虞書

善化皮錫瑞

皋陶謨 大傳曰皋陶謨可以觀治偽孔尙書序曰伏生又以舜典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謨案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
 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是今文家合帝曰來禹以下爲皋陶謨之證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孫
 星衍說大戴禮諸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
 明庶績成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皋陶方祇厥敘及夔曰
 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即伯夷所述語也
 曰若稽古 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
 又旁施象刑維明錫瑞案據此則今文以曰若稽古爲句皋陶
 字屬下讀謂皋陶聖人能爲舜陳道以皋陶屬上爲句者誤也書
 正義引鄭云以皋陶下屬爲句蓋今古文說同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摠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一



尚書為文而失其義陳喬樞據雜戒譏為今文說又引白虎通曰若稽古皋陶為句失之王逸注楚辭借誦云咎繇聖人也與白虎通義合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史記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以故訓代經文據史記其在道上或疑今文

尚書作允厥迪德案蔡邕中鼎銘曰允迪厥德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允迪聖矩陳留范史雲碑曰允迪德譽張玄祠堂碑銘曰允

迪懿德皆以允迪連文是今古文同段玉裁說本紀信道其德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

禹曰俞如何論衡問孔篇曰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王莽傳曰書不云乎惇序九族韋昭國語注曰謂若惇敘九族蓋夏侯尚書作惇敘。今文一作敦序九族。史記曰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史記惇皆作敦敘皆作序蓋歐陽尚書字也三國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皆作敦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今文作庶明高翼。史記曰眾明高翼近可遠在已孫星衍說以厲為高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厲高也茲為已者釋詁云茲已此也疑今文本作已或史公以故訓代之

禹拜昌言曰俞史記曰禹拜美言曰然中論貴驗篇曰禹拜昌言三國吳志評曰或拜昌言。今文一作禹拜讜言亦作禹拜讜言。段玉裁說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讜僞孔傳訓昌為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

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

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讜後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黨讜通用古昌黨音同如閻闔子雲賦作闔闔鼓聲不過閻閻

即整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

說作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尚書之

同於古文者也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又述董仲舒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班孟堅用夏侯尚書則

夏侯本作謙
陳說是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史記曰皆若

其難之鹽鐵論論誹篇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尚書曰惟帝其難之。今文一作惟帝難之。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東觀漢記則哲惟帝難之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引經皆無其字蓋三家文異惟帝其難之乃禹所言而武帝詔以為皋陶對禹鹽鐵論亦以為皋陶對禹者蓋以其在皋陶謨中即以爲皋陶言不加分別如漢人引用論語皆以為孔子之言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

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蓋三家今文有作哲者史記作智用故訓字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書稱安民則惠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益人益人

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欽教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

今文作能哲能惠。錫瑞謹案史記曰能知能惠知字用故訓代經能惠字亦作能與上能字同則今文尙

書也漢衛尉卿衡方碑云能哲能惠哲字與漢志合能惠能字與史記合皆用今文尙書又尉氏令鄭季宣碑云能惠者也亦作能字。一作能哲且惠。江聲說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錫瑞謹案淮南秦族訓引書曰能哲且惠則今文尙書有作且字者且與而義近而字不必定作耐也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驩陳喬樞說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驩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共

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為共工也錫瑞謹案淮南脩務訓引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無下何畏乎句似亦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與有苗也白虎通論隱惡之義兄弟引周公誅四國父子不引禹鯀而但引論語是今文家無禹為父隱之義後漢書鄧暉傳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又曰暉不忠孔壬是亦以孔壬為佞人非共工。今文一作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淮南引書無乎字。

皋陶曰都。今文作皋陶曰都俞。史記作皋陶曰然於段玉裁說於即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俞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今文作亦言其有德。史記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始事以故訓代經亦言其有德無人字今文尚書本無之也論衡答佞篇曰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據仲任說則乃言當作考言了形近疑今文有作考言者。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今文作愿而共。史記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無禹曰何皋陶曰六字史公省文段玉裁說夏本紀作共疑本紀是也共讀為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辨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一作寬而慄。衡方碑作寬慄。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史記亂作治塞作實用故訓字。

彰厥有常吉哉。今文作章厥有常吉哉。史記作章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劬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或出今文家說。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史記曰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翊也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錫瑞謹案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卷下引尚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也然大傳以翊為輔與段說不同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翊明其政與史記文正合乃今文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維寅夙夜出入朕命皆不作蚤夜則此云蚤夜乃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今文作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史記祗

作振邦作國敷作普皆今文尙書也祇振雙聲如盤庚震動石經
作祇動費誓祇復無逸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
證普與敷音義通說文云肅
持事振敬也亦用今文尙書

九德咸事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
以九德屬君德者漢書王尊傳曰三公典五常九德後漢書楊震
傳曰方今九德未事班固薦謝夷吾曰行包九德蔡邕太傅胡公
碑曰九德咸修陳太邱碑曰兼資九德汝南周巨勝碑曰備
九德廬江太守范式碑曰九德靡爽皆不以九德為君德

俊又在官 史記鹽鐵論論衡後漢書楊震楊賜傳皆作俊又在官
蓋歐陽尙書作俊又在官○今文一作俊又在官○漢
書者也中候曰文命盛德俊又在官○今文一作俊又在官○漢
書谷永傳承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今文一作俊又在官○漢
不治者也孫星衍說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更歷
俊又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愬大臣令俊為老也
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為大艾為老也
周語者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傅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
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曰耆艾而信可
以為師謂師法俊艾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又多作艾漢碑亦多

作艾樊敏碑書載俊艾李孟初碑劉俊字叔艾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云俊艾將自至是俊艾字作艾之明證漢書作艾蓋用夏侯尙
書谷子雲言未有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似
以俊訓賢艾訓治與孫說不同不必從孫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史記曰百吏肅謹鹽鐵論刺復篇云尙書曰
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
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
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中論譴交篇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
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星衍說公卿謂俊又大夫謂百僚士
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百工俱為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為
肅者釋詁云肅肅敬也師肅聲相近時為謹者王逸注楚辭云謹
善也時亦訓善義同錫瑞謹案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
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
與兢兢義近故史公訓為肅蔡邕薦
皇甫規表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
文作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漢書王嘉傳嘉
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
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放讀曰傲陳喬樞說案凶無毋
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消文機謂發動所由也王嘉傳引
教字作教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
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教為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
注之音義也錫瑞謹案凶放佚欲為句有國當屬下讀師古斷句
非是。一作無教逸遊。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故皋陶戒
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
不及二主者乎袁宏後漢紀陳蕃上書云皋陶誠舜曰無敢遊佚
即後漢書之疏敢疑教字之誤佚遊作遊佚則字之倒謝承後漢
書云陳蕃諫桓帝曰故皋陶戒帝無敢遊亦即此一疏也蓋今文
說以逸遊為敢遊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引此
經也史記作毋教邪淫奇謀孫星衍說史遷說佚為邪淫者方言
云佚淫也故云邪淫欲為奇謀者古欲或作猷禮器注引詩匪草
其猶詩文王有聲猶作猷猶與欲聲形亦相近釋詁云猷謀也故
云奇謀欲又作游與猷通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
為猶。兢兢一作矜矜。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
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以待旦也兢兢聲同疑三
家異文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非天官也中論爵祿篇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
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馬嚴傳嚴上封事曰
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是漢儒皆以
此為代天官人之義論衡紀妖篇曰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
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
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是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
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此今文家法天建官之說也史
記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而王莽傳太后下詔言君年幼
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引天工人其代之爲居攝義此傳會之說
非正解。今文一作毋曠庶官。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
乎毋曠庶官論衡藝增篇曰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
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一作天功人其代之。大
律歷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漢書
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

蔡邕中鼎銘曰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則今文說和衷為和天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書引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孫星衍說今文說五服為五章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衿立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與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周禮司服衰冕注鄭司農云衰卷龍也衰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疋單舉之廣雅云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錫瑞謹案歐陽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大小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為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天子至三公侯以九為節卿以下以七為節皆與大傳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師傳者以五經次序而論尚書應列周官之前而明帝詔首舉周官則當時必以周官

為重故三家博士變今文尚書之師說以傳會周官不知周禮非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鄭君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於歐陽夏侯後世皆從鄭說不知亦本於三家博士然皆非伏生之義也白虎通攷黜篇云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亦不及日月星辰也漢書王嘉傳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書應劭傳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合上文引之非必今文異本胡廣傳亦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篇曰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漢書刑法志曰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錫瑞謹案班氏引國語文乃古文說故與大傳今文說唐虞象刑不同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鑕鑿疑是甫刑傳文所謂古者謂夏用肉刑之時非謂唐虞也○今文一作五刑五庸哉○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作庸與

史記諸書不合
或據夏侯尚書

政事懋哉懋哉

○今文作茂哉茂哉。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爾雅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哉或作茂才蓋三家今文之異郭氏襲用漢人舊注所引書乃今文尚書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經五緯尊顯術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立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孔

光傳曰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今文作天明威自我民。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我文明威鄭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是當時立學官之本則也。達今文皆當作威。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

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史記曰吾言底可行乎蓋消文據白虎通獨斷則今文尚書有惠字。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史記曰禹曰汝言致可績無兪字或亦消文。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今文予作余。○史記曰皋陶說史公以贊為道者周語內史贊之韋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史記曰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據史記文則予何言上無帝字或今文本無昌言用歐陽尚書若大小夏侯尚書當作黨或作謹說見上。

予思曰孜孜

○今文作予思曰孳孳。○史記作孳孳孫星衍說孜音無怠又曰孳汲汲生也是與孜同錫瑞案漢書谷永傳說王音曰夙夜孳孳又黑龍見東萊對曰夙夜孳孳王莽傳張竦奏曰孳孳不已東方朔傳曰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楊雄揚州牧箴云股肱不可不孳後漢書李固上疏曰夕惕孳孳皆用今文尚書。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今文洪作鴻

○史記曰皋陶難禹曰何謂孽孽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孫星衍說昏字依史記疑當為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為服於水者廣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善注文選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案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故自昏墊以迄康父亦作昏不作皆似未可從孫說

予乘四載○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樁

○史記夏本紀曰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惟舟行乘樁於前又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惟舟作船為異蓋史公以故訓代之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蕝樁一作橋音邱遙反○一作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蕝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蕝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蕝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蕝山行即橋

行乘蕝山行則榻以別九州孟康曰蕝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滑曰蕝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榻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句在陸行句上下二句作山行乘櫟澤行乘軻孫星衍說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溝洫志俱引為夏書說文引為虞書今經文本無或今文本有之錫瑞謹案河渠書溝洫志明引夏書說文引虞書則此十六字今古文皆有之說文引為虞書上有予乘四載句乃古文尚書疑偽孔竊取說文為古文引為夏書無予乘四載句乃今文尚書疑偽孔竊取說文為古文尚書又刪去其下十六字以示異也史公以皋陶謨入夏本紀故謂為夏書而夏本紀之文與河渠書溝洫志互異者蓋三家今文異字而徐廣曰橋一作樁直轅車也書疏引應劭曰榻或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則橋樁榻標本一物而異名乃直轅車為人所牽引者文異而義不異要本有此十六字無疑也

隨山刊木○今文刊作棗○史記作行山棗木說文棗槎識也從君以棗為篆文則棗為古文棗為今文說文又云槎棗斫也則槎識謂斫其木以為表識故史記錄禹貢易其文為行山表木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亦作棗衛包誤

暨益奏庶鮮食

○今文作暨益奏庶鮮食。○史記曰：與益子衆，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詰、民獻儀之比。陳喬樞說：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溼之地可以種菽。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子衆，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贖文矣。錫瑞謹案：史記於下鮮食字代以食少，則下鮮食不作鳥獸。魚鼈解而此文作鮮與下文義不同。今文尚書不應舍鳥獸魚鼈不言有鮮字是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今文濬作浚。○史記曰：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錫瑞謹案：九水非謂九州之川，說見禹貢。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今文作暨遷。○史記曰：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又云：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江聲說：鮑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鮑。說文是部，鮑是少也。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即貿遷有無，徙居即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錫瑞謹案：史公說鮮食為食少，則與上鮮食義自不同。江據史記謂當依說文作鮑。今文尚書未必皆用古文字也。漢時通行今文字多消俗，如漢碑所引用唐張參五經文字所引石經，可證若古文出於山巖屋壁，當時本不通行。故字未經改，易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尚書，三家皆有脫簡文。可證故論文字則古文為勝。論說解則今文為長。如左氏春秋，古文勝於公羊穀梁，而說解則邱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蓋今文傳自古書多不合也。此鮮字或今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乃諸儒傳會為之。故與古書多不合也。此鮮字或今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乃諸儒傳會為之。故從故本，作鮮而無其義，則當為食少。陳喬樞說：不從史記而用鄭注，蠶食魚鼈之訓，失之申鑿。時事篇曰：貿遷有無，正作貿與大傳合。一作糗，遷有無，亦作茂。遷有無，漢書食貨志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葉林遷有無，萬國作艾，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陳喬樞說：漢書兩引此經，一作糗，遷一作茂，皆貿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糗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語也。錫瑞謹案。

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有無遷易荀悅申鑒曰質遷有無皆不連化居為義或三家句讀不同若史記文當以徙居屬上段玉裁云徙居眾民為句乃定萬國為治為句恐非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民乃定萬國為治漢志云萬國作艾蓋今文尚書粒作立邦作國又作艾也錫瑞謹案今文作立故史公以定

訓之詩思文立我烝民即此之烝民乃立也左傳周語皆引立我烝民竝不作粒食解自古文尚書誤作粒鄭以粒食訓之又破詩之立字為粒以致詩書皆失其解此由鄭氏古文已誤僞孔不任也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也。今文師作斯。史記曰皋陶曰然此而美也。江聲說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

為斯聲之誤與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今文直

作惠。史記曰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江聲說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為其弼德而惠字從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

而為直字

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史記曰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

其重命用休江聲說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今文作帝曰吁臣哉臣哉鄰哉鄰哉。史記曰帝曰臣哉臣哉三國魏

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蓋皆今文尚書與古文異史記無鄰哉句消文

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方汝為史記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無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句蓋史公消文漢夏勤策文曰宣力四表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是今文尚書有此八字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今文藻

史記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大傳說見上五服五章錫瑞謹案史公云作文繡服色所以解經之山龍

華蟲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別出於上者蓋史公之說亦不謂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同若日月星辰亦在服章之內史公何不以日月星辰之書傳無文或如王肅之說虞夏即以別見義乎日月星辰之用書傳無文或如王肅之說虞夏即以畫于旌旗或別有所用蓋不可攷要之日月星辰乃天象似不宜畫於衣自漢明帝永平二年采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而古義晦矣宗彝藻火後人引大傳有二說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赤也其說不同陳壽道引大傳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其說不同陳壽道當從隋志更正又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字誤衍宜刪錫瑞案大傳當作子男藻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大傳說山龍純青者東方為蒼龍東方屬木木色青故山龍純青華蟲純黃者華蟲當是鳳皇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鳳皇可稱蟲爾雅釋言曰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即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屬也畫羽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注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為鳳皇五采之色

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得服之虞士德尚黃土德數五故天子服五色尚黃故華蟲居首周木德色青尚山龍虞土德數五故華蟲不得以周制說虞也鳳皇五采而多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鷩鷩北方翬翬南方焦明色白師曠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色如霜紈然則西方鷩鷩中央鳳皇左氏傳曠禽經曰白鳳謂之鷩以此推之東方發明則南方焦明色赤北方曠方幽昌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矣隋書禮儀志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案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所言皇則畫鳳皇以明也又案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皇冕則皇冕則皇冕則皇冕則皇冕則皇冕則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帝曰今冕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據周拾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冕服猶畫鳳蓋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惟王氏專執鄭義欲改畫雉梁武以為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作會宗彝純黑者宗彝即尊彝古宗尊通雉用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夷是虞夏已有彝宗彝蓋繡尊彝之形如黼作

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為黑作會如攷工記
作其鱗之而之作起也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故為作起之勢
如今之堆花藻純白者藻一作瑛即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為
白火純赤者當為圍火形攷工記火以圍火色赤故為赤也

粉米黼黻 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者意以粉米
黼黻為刺繡之文衣裳並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

五章裳則粉米黼黻而巳知衣亦繡為今文說者白虎通
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綌形表德勸善別尊卑

也云絺綌蔽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絺綌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
因以為節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即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

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綌綺繡注云白與黑為黼青
與赤為黻絺綌葛也精者絺麗者綺五采具曰繡也是西漢人說

絺繡為絺綌之有文繡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
盡心篇舜被袵衣趙氏注云袵畫也畫衣繡也絺繡也袵衣即

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說文袵元服以元衣加繪繡故大戴禮五帝德
用絺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續漢書與服志

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
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與

服志曰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是三家今文

皆以為刺繡織成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則
今古文皆以繪即是繡無畫衣之說鄭注尚書始云繪讀為績凡

畫者為績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
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即用鄭君說與董巴劉

昭皆不合隋志引大傳云作績以鄭說改大傳誤矣

解為繪禮書引大傳云作績以鄭說改大傳誤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今文彰作章○鄭注大傳引經
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際之

處復分畫為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文如聚米也
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

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
用之重襲也是

亦同今文之說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今文作七始
訓以出入五言

女聽○大傳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
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

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
其素簇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

今文尚書文登卷二

三

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史記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也漢書律厯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泰泰或誤作來或誤作采魏源說蓋今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泰始忽其作來作采者皆泰之形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泰始即漢書今文之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錫瑞謹案二

說皆有未盡索隱云今文作采政忽采字固誤即政字亦非是索隱所謂古文即偽古文所云今文恐亦難信所載劉伯莊說即從偽孔傳小變之殆即伯莊所為耳蓋來采形近政治義近治又與始相似采政即泰始今古文本無異特字有譌誤耳孟康劉德之說雖與鄭義稍殊而以七始為樂之條目則一段云泛言為七政在樂為七始然大傳言七政為春夏秋冬天地人雖與孟康劉德之說似合而此作七政則與六律五聲八音不類且七政非可聞也當以大傳漢志之說為正孫星衍說忽當為疑古本是疑字班志詠字隋書律厯志引作訓段玉裁云隋志實引漢志當從隋志作訓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其義郵瑀錫瑞又案孫段二說亦有未盡攷訓從川景亦從川訓從言景從日其義當相近疑班志用今文作七始訓史記則作泰始景文異而義不異自史記泰譌為來景譌作滑一因形近一因聲近而誤後人曲為之解皆不可通不知史公亦用伏生今文與班志本無不合也鄭君所據本作習蓋亦景字之譌班志今譌作詠蓋因班志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淺人遂改訓為詠耳今從隋志引作訓從班志釋為順七始上屬為義訓字下屬為義漢書敘傳云八音七始則班氏不以訓字連七始為義可知經云訓以出入五言即班志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也玉海引漢志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曰顏氏此注權輿於觀射父之論六律七事釋

以天地民物四時之務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乃顏師古注
文今作班志本文蓋亦謬誤攬入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
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
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麻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
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均之
說與孟康劉德正同白虎通禮樂篇云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
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微者止也陽氣止商者
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
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
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故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
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
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蚰飛蠕動無不樂其音
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
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故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
也一說笙祝鼓籥瑟填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方磬在
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
方又曰埴在十一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
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
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

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暖之風以散之雨
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
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籥者仲呂之氣萬
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動也肅也籥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
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動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
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浮
邪正人物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鐘
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祝故者始終之
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故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
下樂之故樂用祝故祝始也故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
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
也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
也此今文說五聲八音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曰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
諛退而謗予漢書成帝紀建始三
年詔曰公卿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言潛夫
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為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言潛夫
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辟道或回公則弼之孫星
衍說帝既告禹以助成四輔之事又告以拂君之過是臣又兼鄰

之職任為將

薦之于天

欽四鄰 史記曰敬四輔臣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

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儀即疑大傳當脫謂之儀謂之丞六字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從今文說列子莊子皆有舜問乎丞之文丞即四輔之一列子丞或作丞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讒嬖臣為一句君字宜屬下文錫瑞謹案史公以君德誠施皆清矣七字總括經義至否則威之止君德誠施渾括侯明撻記八句而言皆清矣三字承上諸眾讒嬖臣言謂舉賢則讒嬖自遠故曰皆清非專解侯以明之一句也孫星

行云史公說侯為君明為清疑史公之本止於侯以明之下文乃偽孔所增恐涉武斷大傳說皋陶謨有諸侯貢士之義則此與下

惟帝時舉皆言貢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故有侯以明之等語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文選史岑出師頌曰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

也是以民為蒼生見於東漢今文家說不始於晉人也

萬邦黎獻

今文作黎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傷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是今文

尚書作黎儀如民獻作民儀之比

共惟帝臣

今文作具惟帝臣。張衡東京賦云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注引經文作具潘岳藉田賦云具

惟命臣潘尼贈陸機詩云具惟近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今文敷作傳庶作試。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

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呂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漢書敘傳曰

時舉傳納聽斷維精
注李奇曰時是也

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孫星衍說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輪如六百卅七
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卅七
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
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
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
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
敢犯也說苑修文篇說同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
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錫瑞謹案考工記輿人
疏引殷傳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為
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
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
傳也惟詩碩人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
王符傳注藝文類聚禮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
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繡未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未命者不得乘飾車
讓等語與下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合是此經傳文玉藻疏

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
典車服以庸傳同耳其前數語與韓詩傳大同蓋韓詩傳亦即引
用此傳耳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一作舉服有庸。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
廷有位鄉黨有庸。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
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今文尚書亦作與服有庸
也後漢書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鹽鐵論大夫曰古者宮室
有度輿服以庸漢傳安碑曰庸以與服皆與董子合。一作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潛夫論考績
篇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敬而陳言者不得
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
與左氏傳合兩敢字皆作能下句多一誰字皆今文異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曰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案帝
功謂敷奏同日罔功華言而無實也故潛
夫論引此經為緣文覈實陳言不誣之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今文作帝曰毋若丹朱傲亦作毋若
丹朱敖。史記云帝曰毋若丹朱傲亦作毋若

慢遊是好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尙書竝無太史公有四字帝
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
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毋者
禁之也又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敖禹
毋子不肖子也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敖錫瑞謹案據史公劉向王充袁著引經兩漢今尙書皆無
帝曰及禹曰字今本無之者疑爲孔妄刪或古文尙書本無之要
以今文有此四字爲長史記作傲兩漢書論衡作敖列女有虞二
妃傳曰弟曰象敖游於嫂亦作敖疑史記爲後人改之也據列女
傳以媯游屬象敖古說或有以敖爲人名卽指象敖者鄒陽書以
朱象竝稱亦其證孟子云啓賢論衡以爲不肖者啓淫濫康樂見
墨子離騷天問山海經蓋啓亦有慢遊之好故一傳而太康失國
不肖當得其實詳見五子之歌書序攷

傲虐是作罔晝夜頌

今文作鄂鄂。潛夫論斷訟篇云
書夜鄂慢遊是好是今文作鄂鄂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史記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
代經也趙岐孟子注引書曰罔水行舟以故訓
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後漢書樂成靖王

論衡則若時二字在子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按今尙書經
文蓋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
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釋之
曰謂帝舜勅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子娶則因文勢
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
家云當有而說不同故司馬以子創若時系諸帝仲任則系諸禹
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論衡明有禹曰與史記云帝曰禹曰相合則
不能順是爲帝曰不可知若以仲任引子娶若時爲禹曰與史記
云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
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
甲不開呱呱而泣子弗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
私不肖子也案以創爲娶無文可證予娶若時義不可通又無塗
山二字則予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疑論衡子娶若時四字
本當作子娶塗山與說文引虞書子娶塗山相同蓋今尙書與
古文尙書不異僞孔妄改經文爲娶于塗山以舜言併爲禹言刪
去帝曰禹曰四字後人遂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爲子娶若時
是塗山二字之誤其義遂不可通今據史記云子娶塗山可

以訂正論衡子娶若時之譌又據史記論衡皆曰子娶可見說文
竝非脫誤亦可見今古文本無不合非必今文作子娶若時屬下
讀為禹言也今從史記以予創若時為舜言舜以已
子商均亦不肖故懲創丹朱之絕世亦不以繼統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禹曰子辛壬娶塗山辛壬癸甲。史記曰
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為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
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孫星衍說蓋塗山道遠娶之行二日癸甲生
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二日而娠啓即往治水
陳喬樞說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觀裴駙集解引偽
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
作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
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史記原文當讀子娶塗山辛
壬癸甲為句生啓子不子為句說文云禹會稽山一日九江當塗
也備存兩說蓋兼采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執而戮之即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禹墟杜
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
也錫瑞謹案陳以史記為有譌誤近之而孫說亦可通呂氏春秋

日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
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
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趙
睦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啓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王逸楚詞天問注禹
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其義與孫說合路史曰呂氏云
禹娶于塗山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
壬癸甲為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
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
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嗁而不暇子之二也

啓呱呱而泣
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而泣列女傳
頌曰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曰啓生
不見父晝夜呱呱嗁泣史記王逸楚辭注皆作啓。今文啓作開
○論衡作開今
文啓多為開

子弗子惟荒度土功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子不子以故能成
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
子讀為不子之子是不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為字疑今文亦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子不子以故能成
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
子讀為不子之子是不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為字疑今文亦

然也舜知天命在禹禹功遠當傳子啓之賢不肖未可知故救禹
曰汝子毋若丹朱乃可繼世禹言啓之生已卽不字愛豈有私其
子之心哉張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
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是一讀如本字一
讀作字
愛之字

彌成五服 弼史記作輔故訓字論衡語增篇云經曰彌成五服五
尚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錫瑞謹案仲任云服日月星
辰蓋沿歐陽之誤說以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以五服爲五采服

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天子服爲天子諸侯次國大
夫士五章之服如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

至于五千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孫星衍說中
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
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

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
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案禹貢甸服之外
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
云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

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
均調而絲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
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
不過數千里按三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
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俱同
今文也錫瑞謹案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是甸服
在天子之國以外天子之國四面相距爲五千里加以天子之地千
五百里六千里賈逵馬融說中國方六千里蓋用史公之說此云彌
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史公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五服當不兼天
子之國言之未知歐陽夏侯之說何如恐亦不兼天子之國言之
也白虎通爵篇曰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
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
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貴
有萬國故不以爲萬里也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
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錫瑞謹案大傳明
引此經鄭云虞夏之數是當爲虞夏傳無疑禮記雜記正義引作

洛誥傳蓋誤段玉裁說大傳為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為鄉十鄉為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按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本作十邑為鄉十鄉為都若加以十都為師十二師為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佐紀並作十邑為都今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無脫文段說非是晉書地理志引此以為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陳氏

袁氏所輯大傳皆以為周傳文非也

外薄四海 珠玑大貝西海魚骨幹魚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

間錫瑞謹案據大傳則今文家說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但其地不可考耳漢書

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

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蓋用今文尙書說也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功○今文弗作不工作

功苗頑不即功道者迪之故訓弗作不工作功○今文弗作不工作

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補助為政所以

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

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

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

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紕

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紕

一紕少紕以爵再紕少紕以地三紕而爵地畢說苑修文篇與大

傳略同下云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

貢士代之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說各迪有功乃言諸侯貢士之

義苗頑不即功者言其貢士不能有功耳或說功貢也時三苗不

得貢士故禹為請命義亦近之偽孔傳謂一州用三萬人功陳喬

縱云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偽傳者襲取其語苗頑弗即功謂不

受所役之人功案今文說此經為舜授禹位事舜授禹時洪水

早平無須更舉治水役功之事不得誤取偽傳為今文說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日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方祗厥敘 今文作皋陶方祗厥敘○史記曰皋陶於是敬禹

祗厥緒魏志注引袁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曰帝祗厥緒孫星

衍說此下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

庶尹允 諸經文

方施象刑惟明

象刑維明新序節士篇曰書曰象刑而施明○史記曰令民皆則禹
知篇曰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廷尉箴曰昔唐虞象刑天
民是全崔駰大理箴曰荀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
施四方維明孫星衍說史公說方施為不刑皆則禹云者詩傳
云方則也是說方為則說象刑為不刑皆則禹云者詩傳
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
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
土之壅水臙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
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
犯臙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屏犯大辟者布衣無
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行大義引周書曰因五行相剋
而作五刑墨劓剋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
剋木故剋以去其骨節木能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
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又引尚書刑德放云
大辟象天刑罰贖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
蓋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辟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
以象刑為象天道而作刑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今文尚書作旁
方可訓則旁不可訓則史公以不如言刑從之訓象刑則刑即謂

象刑蓋言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法禹有不則法禹者即以象
刑從之非象刑之外別有肉刑也白虎通引五帝畫象其說與大
傳合則今文家說以象刑即是畫象孫氏以畫象無肉刑為古文
說象天道作刑為今文說其說大謬劉子政揚子雲皆習今文者
子政引此經云及禹不能子雲引此經云夏后肉刑三千此西漢
今文說唐虞無肉刑之明證若法五行制五刑三千應天地人乃
荀子曰世俗之義不可以之說虞制也象天道作刑其說出於荀子
履赭衣而不純是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
有菲履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為象天道作
刑乃荀卿創論也風俗通曰謹按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
慎其過亦以象天作刑屬夏禹以後說其非唐虞之制明矣風俗
通又曰皋陶
謨虞始造律

夔曰擊鳴球

夔曰擊鳴球○今文一作拊隔鳴球○史記曰於是夔行樂孫
儀為虞史之言故說曰為於是釋詁云爰曰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記爰作是也此曰當訓爰也釋詁又曰曰于也洪範土爰稼穡賦
云爰于是也大傳以為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作樂於明
堂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夏擊鳴球蓋三家今文有同於古文

者漢書揚雄傳長揚賦拊隔鳴球韋昭注曰拊檠也鳴球玉磬也
古文隔為擊段玉裁說按拊檠也古說皆謂戛擊為祝敵拊即戛
字樂謂檠敵也隔即擊字謂擊祝也韋云古文隔為擊者謂今文
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
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韋以隔字難
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昭時尚
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今文尚書拊為戛者或
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拊或略之今難定也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今文格作假○大傳曰古者帝王升
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等瑟
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
玉聲也又曰拊革裝之以稊白虎通禮樂篇曰降神之樂在上何
為鬼神舉也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
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釋名釋樂器曰搏

拊也以韋盛稊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段
玉裁說史記禮書尚拊隔徐廣曰一作搏隔拊隔蓋即明堂位禮
三本之拊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隔荀卿子謂之拊
鞀鞀即隔字也當是從革隔聲拊革拊隔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
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拊搏二字
作拊革錫瑞謹案段說非也搏拊本可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
蓋言搏其拊與鳴球句義同大傳引書與今本同又云以韋為鼓
謂之搏拊則大傳亦作搏拊是今文尚書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白
當以拊字略逗謂拊者革裝以稊耳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白
通用今文義亦作搏拊是今文尚書未必相合段以隔鞀革強合
之荀子拊隔即拊鞀之異文與大傳未必相合段以隔鞀革強合
為一又疑鞀當為鞀鞀與搏音同似皆傳會失之大傳曰搏拊鼓
振以秉者秉與柄通說文秉柄重文作棟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
邠意茲史記齊世家通說文秉柄重文作棟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
與柄通之證鼓振以秉者謂振其秉以鼓之耳孫星衍云一手振
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稊之誤非也白虎
通引此經為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
重於祿聲莫重於升歌是祿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帝傳以此為
禹之祭祀鄭注大傳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以此為
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為

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賓在位為亞獻則來假以上為初
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即繼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云
云是亦以為舜薦禹於天為嗣而作樂與伏生合也又案祖考來
假史記作祖考至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
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蔡邕禮樂志
則今文說為宗廟樂舜祭宗廟乃使禹攝事而自居賓客之位者
二帝官天下禘郊祖宗不必皆其祖考則其祭祖考亦可使人攝
事不以神不歆非類為疑也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
唐郊猶以丹朱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
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
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為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
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為尸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祭之故
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知當以丹朱為尸者後使祭其郊
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為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嘗堯尸無文可知
孫說蓋據祭法有虞氏祖顓頊故疑丹朱為顓頊尸然據鄭注大
傳以大室為明堂明堂與郊不得為一未知舜時明堂以何人為
也尸

虞賓在位

陳氏輯本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篳變聲樂未罷
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

下也乃見于鐘石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
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
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
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
世之後鄭注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
獻酒則為亞獻也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為
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
賓夔龍舞注如涓曰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
而來舞以樂神史記於此篇帝拜曰往欽哉云於是天下皆宗禹
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為嗣十七年集解云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下文簫
韶九成史公說為禹乃興九招之樂則是以此經為舜薦禹于天
與馬氏說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云異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
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為新室賓又曰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
蓋用今文尚書之義莽自比於禹之代舜而以孺子比舜非比丹
朱也後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
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獻帝禪魏比舜禪
禹故比獻帝於虞賓若依古文說以虞賓為丹朱則蔚宗擬不於
倫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蓋班
氏用夏侯說與古文說合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同光武封禪刻石

文曰漢賓二王之後在位用虞賓在位之義亦以虞賓為丹朱蓋
夏侯說也又案據大傳則舜受禪十三祀猶以丹朱為尸後乃以
丹朱為王者後至十四祀帝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已有禪禹之
意至十五祀即自處於賓客是舜在位五十載而以大位自處者
實無幾時足見聖人公天下之心黃屋非堯
心舜亦何獨不然惟今文家能發明斯義耳
羣后德讓大傳曰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孫星衍說此德
皆讓之諸侯亦讓之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今文鼗作鞀○白虎通禮樂篇
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
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又曰鞀者震之氣也上
應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管良音也風俗通聲音篇曰禮樂
記云管泰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
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昔帝時零陵文學
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玉為管後世乃易之以
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又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
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為節書曰

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釋名釋樂器曰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
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為始
以作樂也敵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錫瑞謹案白虎通風俗通
於下管鞀鼓合止祝敵二句各舉其一而遺其一義非有異劉熙
說祝敵與鄭注相反與風俗通說祝為止亦不同乃今古說之異
釋名蓋用今文說也韓詩外傳云韶用干戚是下管即有舞古者
吹籥以節舞故管亦於堂下周之樂節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間
次合樂著於儀禮孔子問居云下管象武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則
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則
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鞀鼓為舞時所用鞀所以進舞
王制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祝敵
本相比為用儀禮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是也笙
鏞以間則舞後所用間即間歌三終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鐘蕤賓
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
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鄭注云天子宮縣黃
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鄭注尚書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
方之樂謂之庸則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與注大傳義同據
鄭注則古文尚書笙鏞作笙庸而白虎通風俗通皆作鏞疑今文
尚書或從俗加金旁也○祝敵一作祝圉○漢
孟郁修堯廟碑引作祝圉蓋今文家假借字

鳥獸踴躍

律又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史

記曰鳥獸翔舞錫瑞謹案據大傳史記之說則今文以為鳥獸咸

變而翔舞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簾說文以鶩為鳥獸來食聲皆不

同說苑辨物篇曰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間有似鳳也書

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子政用今文尚書蓋作鶴鶴大傳曰舟張

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禮緯含文嘉曰舜損

己以安百姓致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是今文作鶴鶴之證

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釋名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肅敬為義不以簫為樂器名惟風俗通聲音篇曰謹按尚書舜作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象鳳皇之形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簾相

似蓋用古文說也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

謂之管重文瑄云古者以玉為之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

來儀也說文以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並言則許君亦以鳳皇為瑞

應同今文說○今文韶一作招○史記曰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為瑞應論衡引大傳云鳳皇在列樹漢書元康元年鳳皇集泰山

引此經文史公說為禹興九招者謂此大室之祭是薦禹于天禹

為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說苑修文篇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

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亦同史公說錫瑞謹案大傳云乃淳然

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又曰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是今文尚書作

招字史記漢志呂氏春秋皆作招今文說鳳皇為瑞應孫氏所引

外如大傳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音回回鳳皇喈喈書緯帝命

驗曰舜受終鳳皇來儀又曰舜舞終而絳鳳來考靈耀曰明王之

治鳳皇下之中候曰帝軒提象鸞鳳來儀又曰帝舜云朕維不父

百獸鳳皇晨雒書靈準聽曰正月上帝來儀百獸率舞王褒四子講德論

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王褒四子講德論

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班固典引曰是以來

儀集羽族於觀魏後漢書章帝詔曰獲來儀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降來儀之瑞田羽薦法真疏云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論衡齊世篇曰無嘉瑞之應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又曰有

虞氏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講論篇曰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今文家說皆以鳳皇為瑞

應列子黃帝篇曰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

皇來儀簫韶九成此以聲致禽獸者也則其義古矣

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史記無夔曰於子擊石

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史記無夔曰於子擊石

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史記無夔曰於子擊石

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孫星衍說史公無夔曰者以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時本無夔此文已見堯典不應重出也錫瑞謹案漢書宣帝紀獲嘉瑞詔曰書不云虞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後漢書明帝紀詔引書曰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皆無夔曰八字帝王世紀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皇甫謚亦從今文尚書蓋今文尚書本無此八字也左氏莊三十二年傳正義引服虔曰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子慎習今文其所引亦以鳳皇來儀百獸率舞連文無夔曰八字漢修西嶽廟記亦曰鳥獸率舞鳳皇來儀若後漢書崔寔傳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其所引有擊石字乃用堯典文非皋陶謨文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今文作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之命維時維幾孫星衍說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同義謂薦禹於天而告之史公用今文作陟又樂書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陳喬樞說偽孔傳本改陟為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救者救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皋陶揚言皆君臣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

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曰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極諫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今文颺作揚○史記作揚錫瑞謹案釋

作歌而言謂拜手稽首而續言也錢大昕說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檀弓杜黃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按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此揚訓續之證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史記欽作敬無屢省

省無怠注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揚雄揚州牧箴曰堯崇屢省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張竦為陳崇艸奏曰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屢字

乃賡載歌曰史記作乃更為歌曰孫星衍說史公以賡為更者晉

也偽與為通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書元帝紀詔引此經司馬相如傳引書曰云云說之曰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漢紀王闕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錫瑞謹案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此明哉當與同

又歌曰○今文作帝又歌曰○史記作舜又歌曰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之不同也案本紀帝曰多作舜曰是今文多帝字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中論審大臣篇曰執政聰明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云叔世之君生乎亂世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過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蹠之乘而登大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

股肱墮哉萬事墮哉墮俗字即墮也疑後人所改

帝拜曰俞往欽哉史記下文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錫瑞謹案大傳曰於是卿雲聚俊

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光華且復且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龔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蓂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據大傳則帝庸作歌蓋即在八伯歌卿雲之時卿雲為遷虞事夏之祥故帝首以陟天之命為言史記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今文義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

受業 盧豫章 袁宗濂 按

禹貢第三 夏書一

善化皮錫瑞

禹貢 大傳曰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曰禹乃行相地宜所有
 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
 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
 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鹽鐵論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
 禹敷土 漢書地理志作敷班氏用夏侯尚書多與古文合。今文
 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
 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錫瑞謹
 案荀子成相亦作傅土張衡司徒呂公諫曰四嶽在虞傅土佐禹
 皆與史公今文合周禮大司樂鄭注曰禹治水傅土釋文傅音孚
 或音附鄭亦用
 今文尚書也

隨山刊木

○今文作隨山。木。○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木。錄。禹。木。謂。刊。木。立。為。表。記。漢。志。作。隨。山。木。師。古。曰。栞。古。刊。字。言。禹。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為。表。記。淮。南。修。務。訓。亦。作。栞。云。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鹽。鐵。論。云。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度。九。州。書。正。義。引。鄭。注。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與。史。記。合。說。文。栞。槎。識。也。从。木。夙。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段。注。曰。槎。識。者。衰。斫。以。為。表。志。也。是。槎。識。即。表。木。之。義。今。古。文。說。同。

奠高山大川

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崇朝而雨天下江淮河濟為四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曰所視者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史記奠作定集解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錫瑞謹案周禮司市平肆展成奠賈鄭注云奠讀為定杜子春云奠當為定是古作奠而漢人作定之證史記作定或史公以故訓代之或今文本作定無文可知據大傳說則今文亦以奠為秩祀與馬鄭古文義同師古注漢書以為高山大川各得安定非也大傳以霍山為南嶽今文說也爾雅

曰江河淮濟為四瀆風俗通引禮三正記同史記載湯誓之文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皆與大傳說合釋

名釋地曰山產也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漢志注師古曰載始冀州既載也史記曰禹行自冀州始禹治水自冀州始也錫瑞謹案顏說

是也史公云禹行自冀州始禹治水自冀州始也錫瑞謹案顏說沿服應舊注乃今文家遺說馬鄭注皆以載為事與史公說不同

陳喬縱云古今文家說略同非也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釋各釋州國曰州

注也郡國所仰注也冀州亦取地以為名也冀易也其地有險有易也又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淮南子墜形

訓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

壺口治梁及岐地理志河東郡北屈云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云禹貢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鄭注引地理志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皆與漢志相合爾雅釋山梁山晉

望也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上為天麋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揚雄冀州箴云岳陽是都岳陽即霍太山之南言之逸書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都平

陽亦岳陽也箴又云三后攸降列為侯伯謂唐虞以後冀州不復為帝都亦即逸書云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也。今文一作既修太原至于嶽陽。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釋名釋地曰廣平日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嶽陽史記漢志皆作嶽索隱曰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太山也漢志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并州晉陽故詩唐國河東郡彘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史記曰覃懷致功至于衡漳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當時

共為一地之名也。今文一作至于衡漳。漢志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志於上黨郡長子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云大鵬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周禮疏引鄭注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為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據鄭注則志云鵬谷乃要谷之誤王念孫說鵬當作雙字之誤也雙即要領之要北地郡大要縣師古曰古要字是其證說文水

經皆云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江聲王鳴盛說邑成當作昌成昌成屬安平其說是也馬融王肅以衡漳為二水名鄭讀為橫與漢志合蓋用今文說以濁漳入清漳但舉清漳為主不以為二水偽孔傳云漳水橫流本於鄭注小司馬據王肅駁孔所見未通

厥土惟白壤史記無惟字漢志有之白虎通曰土主吐含萬物土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壤瀆也瀆瀆肥濡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今文作賦上上錯田中中。史記無厥維字漢志有厥無惟師古曰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又曰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為第五也

一曰謂其肥瘠之等差也宅皆類此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坤作隆執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隆執當以師古前說為正尚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當為水害備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孫星衍說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溝洫志賈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滴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江聲說昆侖高

通其水道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
 多渚有可居處形如覆釜胡蘇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
 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絮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絮絮苦也鉤盤言
 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鉤盤言
 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與書疏引李巡說略
 異錫瑞謹案爾雅多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與書疏引李巡說略
 文則李巡亦用今文說者孟堅於九河但詳徒駭胡蘇鬲津所在
 蓋卽用許商說班氏與許商皆習夏侯尙書故其說同王橫言九
 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古文家其說不如今文之義塙也詩正義
 引鄭注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案志云河間國弓高厚池別河首受厚池
 河東至平舒入海班以厚池爲徒駭鄭義亦與班同而漢書敘傳
 云商竭周移秦泱南涯自茲距漢北入支則班氏不用緯書桓
 公塞河之說也民曰徒駭字有誤王念孫說當作或曰厚池徒駭
 雷夏既澤漢志濟陰郡成陽云禹貢雷澤在西北郡國志水經同
 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
 阜民用也釋名釋地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灘沮會同元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案鄭注職方氏云
 盧維當爲雷雍謂雷澤與雍水也段玉裁說後人加水旁釋以爾
 雅水自河出爲灘非是案郭璞爾雅注酈道元水經瓠子河注皆

之失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漢志云是降丘宅土蓋夏侯尙書與古文
 必然揚雄兖州牧箴亦云降丘宅土今文一作民乃降丘宅土
 〇史記曰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風俗通山澤篇曰謹案
 尙書民乃降丘宅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風俗通山澤篇曰謹案
 江疏河民乃降丘宅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風俗通山澤篇曰謹案
 上一者也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
 尙書也是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
 凡古文尙書宅字今文皆作度揚子方言云度居也夏本紀云於
 是民得下丘居土亦如度西日柳谷作居西也鄭注云此州寡于山而
 土訓作居土亦如度西日柳谷作居西也鄭注云此州寡于山而
 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邳居士以
 其免於厄尤喜故
 記之與史記意合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〇今文作草繇木條亦作史繇木
 〇史記作草繇木條漢志作史
 〇今文作草繇木條亦作史繇木

絲木條無厥惟字師古曰少古草字也絲悅茂也條脩暢也案說文艸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荀子富國刺少殖穀漢外黃令高彪碑獄生中漢書禮樂志五行志鼃錯蘇武董仲舒司馬相如公孫宏趙充國貢禹魏相谷永揚雄貨殖王莽傳及敘傳皆作中此夏侯尚書與古文合者段玉裁說夏本紀草絲木條二句皆無其維字而揚州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字疑今文尙書本皆無厥維字史記揚州有之者後人增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今文作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錫瑞謹案史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錫瑞謹案史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錫瑞謹案史記河渠書引禹治水三年入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合馬注曰禹治水三年入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蓋古文異說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載亦合禹之十三年與鯀九年計之同史記說。一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漢志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師古曰貞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陳喬樞說九州之賦

唯缺下下充賦至少固當第九集解引鄭注云其賦中下中下當爲下下之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今文一作厥棐織文。史記作篚漢志作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詩甫田正義引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陳喬樞說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當邦賦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今文作浮于濟漯通于河亦作浮于泲漯通于河。今文達爲通也師古曰浮以舟渡也因水入水曰通漢志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云桑欽言漯水所出鄭注引地理志說文漯水與漢志同說文又引桑欽說地理今釋云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源註泲水出高唐至千乘入海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

海岱惟青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凡史記一書皆作維字漢書一書皆作惟字蓋亦歐陽夏侯之本不同顏師古云今

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惟所云今文尚書據熹平石經言之耳
維惟古通用非必漢書用古文也史記集解鄭元曰東至海西至
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漢志泰
山郡博縣云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風俗通山澤篇曰泰山山之
尊一曰岱岱始也釋名釋州國曰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爾雅
九州無青州云齊曰營州李巡注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
營營平也今為青州班志云齊地皆屬
青州是爾雅營州為禹貢之青州矣
岨夷既略 史記漢志作岨夷後漢書東夷傳東夷有九種曰映夷
宅岨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岨夷日乃暘谷巢山潛
海厥區九族史記集解馬融曰岨夷地名用功少曰略說文略經
略土地也解略字不同以許說為長許或用今文說。今文一作
禹鐵。史記索隱曰岨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禹鐵在遼西
鐵古夷字也段玉裁說按鐵當作鍊司馬貞所云今文尚書者蓋
漢一字石經拓本存於祕府及民間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尚書考
靈耀及史記作禹鍊凡緯書出於漢故考靈耀帝命驗皆今文尚
書也錫瑞謹案據釋文則史記當本作禹鍊字漢書據夏侯尚書
用字多同古文
或本作岨夷耳

濰淄其道 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說文引夏書曰濰淄其道顧炎武
說濰字或省水作濰或省系作濰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也。
一作惟留其道。漢志作惟留其道師古曰惟留二水名皆復故
道也惟留今作濰留字或作濰留古今通用也。一曰道讀曰導治
也志於琅邪郡箕縣云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
二十里充州寢也泰山郡萊蕪云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泮
幽州寢案志前作惟後作維此通用之證尚書釋文云濰音惟本
亦作惟又作維孔疏引地理志箕下有屋山二字鄭注引地理志
說文濰水皆作箕屋山蓋皆本漢志為說注疏考證禹貢錐指據
誤本漢志以難孔疏非也以志例求之濰水下當加所出二字水
經言濰淄二水竝與志合惟濰水作入海以水道求之入海為是
志云入泮蓋因下文汶水入泮傳寫之誤正義
引班志正作入海王鳴盛反以入海為誤非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今文作海濱廣瀉。史記漢志皆作瀉史
斥鹵四字誤衍蓋斥鹵乃瀉字之注厥田當下屬以厥田上下為
句厥又其字之誤也徐廣曰瀉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
鹵漢志注師古曰瀉水厓也瀉鹵鹹之地段玉裁說作斥者古文
尚書也作瀉者今文尚書也瀉古作鳥地理志又云齊地負海鳥

鹵溝洫志云終古為鹵今生稻梁史記河渠書云溉澤鹵之地索
隱云澤一作烏本或作斥漢藝文志攷證稱漢儒引異字云海瀕
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中上厥貢鹽絺海物

維錯。史記作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集解鄭元曰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又貨殖傳曰太公望封于齊其地為鹵

通魚鹽。一作貢鹽絺海物惟錯。漢志作惟貢上無厥字案史

記亦當無厥字史記厥字皆以其字代之此云厥疑後人所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史記漢志同釋名釋山曰山下根之受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篚會絲段玉裁說夏本紀厥作會二字古音

同讀如音猶毛詩愿愿韓詩愔愔古同音也蓋今文尚書作會而

太史公仍之其義則當為六書之假借班志不作會或班用正體

或後人改易之案此亦三家尚書之異。一作厥棗檿絲。漢

志作厥棗檿絲師古曰檿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

浮于汶漢志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

言琅邪郡朱虛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

山五帝祠師古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陳喬樞說

班志萊蕪下汶水引桑欽言此據古文尚書說也朱虛下東泰山

汶水所出云云此據今文尚書說也何以明之說文水部曰汶水

出琅邪朱虛東泰山入維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

沛前說據今文家言後說據古文家言故以桑欽說別之班志之

兼存兩說意亦猶是也淮南子云汶出弗其西流入沛高誘注云

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維之汶水後人以別於萊蕪之汶

遂謂出朱虛者為東汶淮南高誘皆據今文尚書為說也案桑欽

治古文尚書高誘用今文說陳說是也

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皆同桑欽說

達于濟○今文作通于濟一作通于沛。○史記作通于濟漢志作

此蓋後人改之濟達于沛案今文尚書達為通漢志前後文達字亦作通字

沛則三家異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集解孔傳漢志師古注皆

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釋名徐州國曰徐州徐舒

也土氣舒緩也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春秋說

淮沂其乂

漢志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

川泰山郡蓋縣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

風俗通山澤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

岱及淮沂其乂段玉裁說又今文尙書作艾於漢石經鴻範殘

字知之也夏本紀作治故訓字也案石經亦一家之學漢人不

盡與之同漢人引書艾又互見蓋當時通用淮水郡國志與班志

合王應麟閩若瓌王鳴盛皆云志淮陵皆作淮浦是也沂水郡國

志史記集解引鄭注說文後一說皆與班志合用今文義過郡

五鞫注今古文注疏並云過泰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字誤

蒙羽其藝山在西南有祠顯與國在蒙山下東海郡祝其云禹貢蒙

羽山在南縣所殛水經山澤篇同

大野既豬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一作大野既豬○漢

志作大野既豬山陽鉅野澤○大野澤在北兗州藪水經云在東

北左傳西狩于大野杜注爾雅魯有大野郭注皆云在東北與志

略異鄭注尙書周官竝云在北與志同錫瑞謹案說文里部云野

古文作壘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北注古文以爲豬野是野作壘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史漢同史記集解鄭元曰東原

文曰埴市力反鄭作哉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

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裏也釋名釋地曰埴黏土也劉徐埴

埴職也黏泥如脂之職也史記集解徐廣曰埴黏土也劉徐埴

字皆用今文尙說與鄭王古文尙書說異段玉裁說夏本紀地理志

皆作埴今文尙書也孔傳用今文尙書釋哉鄭王則否漸當依別

本作薪說文曰艸相薪苞也引書艸木薪苞然則字林本說文也

紀志皆作漸疑今文尙書作漸孔傳依今文爲說錫瑞謹案偽孔

名傳古文尙書實多襲今文說蓋王肅通今文尙書其父朗師楊

賜傳歐陽尙書故肅陰用今文之義以駁馬鄭如此文僞孔本埴

不從鄭作哉漸包不從許書作薪苞皆與史漢文同班馬在許鄭

之前非必許鄭是班馬非也惟此文王肅亦同鄭作哉而僞孔本

作埴則不可解僞孔傳出於王肅而正義釋文所載孔傳亦間與

肅注不同或皇甫謐枚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土五色羽畎夏翟。史記作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翟集解鄭元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太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自茅以為社也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立社謂之茅社釋名釋地曰徐州貢土五色有青黃赤白黑也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一作貢土五色羽畎夏秋。漢志貢土五色羽畎夏秋師古曰夏秋狄雉之羽可為旌旄者也周禮染人鄭注引禹貢作狄與志同而注序官夏采作翟案詩衛風右手秉翟毛詩作翟韓詩作狄翟秋古通用。

嶧陽孤桐

漢志東海郡下邳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郡國山名許鄭以為嶧山之陽其說略異風俗通曰嶧陽孤桐出嶧陽山采東南孫枝以為琴聲甚清雅。

泗濱浮磬

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為磬也漢志魯國卞縣

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又濟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水經引地理志曰出卞縣北據此則泗水下當補出北二字如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之例入沛王念孫說當為入沛渠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知泗水至方與入沛下亦當有渠字志云泗水至方與入沛又云泗水入淮是入淮由方與不由乘氏若自乘氏至昌邑金鄉東緡而至方與為沛水者是沛水支流非泗也近人多疑志誤失之。

淮夷蠙珠暨魚

史記漢志皆作淮夷蠙珠魚亦作淮夷玼珠魚。淮水之上夷民索隱曰蠙一作玼泉古暨字泉與也師古曰蠙或作玼尚書釋文曰蠙字又作玼韋昭薄迷反蚌也說文玉部玼或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重文作蠙云夏書玼字也从虫賓聲又系部組讀若禹貢玼珠玼珠之有聲重文作蠙云文尚書作玼古文尚書作蠙宋仲子說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當作玼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尚書淮夷玼珠訓故也釋文引韋氏之音及義系諸玼字下其義用宋仲子說此章本漢志作玼之明證漢志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用此知史紀漢志之一作玼者皆原本其作蠙者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錫瑞謹案段說甚瑯惟三家尚書不同史漢傳本各異或亦有作蠙者不盡由後人

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漢中來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注亦云候時之雁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漢也淮南時則訓注略同王仲任與高氏皆習今文亦以彭蠡為鴻雁之所常居與鄭注云陽鳥為地各非古義也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林之奇以陽鳥為地各非古義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志會稽郡吳縣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陵云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案班志有中江入江惟不著北江之名攷之水

經云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入於江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則班志所云會稽毗陵江在北東入海者卽北江上脫北字也志又云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正與初學記引鄭注左合漢爲北江相合鄭云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皆同班志之義是鄭亦用今文說也三江之說言人人殊後人多疑班志爲誤又謂志所言乃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錢塘說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地理志南江北江中江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

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案錢說是也阮元浙江圖考焦循鄭注釋成蓉鏡班義述尤詳文多不具錄風俗通山澤篇曰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釋名釋水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今文一作振澤底定。○史記震澤致定底作致故訓字索隱曰震一作振案廣雅釋地作振澤廣雅多用今文蓋今文尙書有作振澤者疑史記原本亦作振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今文作竹箭旣布。○史記作竹

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稽引書曰竹箭如稽言夏書竹箭讀箭如稽也陳壽祺說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話者不應於篠簜二字獨變蓋今文尙書篠簜必作竹箭太史公據而書之說文書曰竹箭蓋節引今文禹貢之辭錫瑞謹案史記敷作布疑亦今文本字史記於禹敷土作傳不代以布字說文引布重莫席乃古文而敷亦作布是由所傳本異非以故訓代之也。○一作篠簜既敷。○天木喬。○漢志作篠簜旣敷。○天木喬師古曰篠小竹也。○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錫瑞案今文尙書本無厥字維字史記於兗州作草絲木條與漢志同於此文尙書本無厥字維字惟喬蓋後人妄增之史記皆作維不作惟也。○篠簜一作條蕩。○漢無極山碑曰楊越之梃口條蕩是漢時今文篠簜亦作條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今文作厥土塗泥田

記作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錯作雜故訓字集解馬融曰塗泥漸洳也。一作賦下上錯。漢志作賦下上錯師古曰塗泥

澱如濕也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

厥貢惟金三品璠琕簞簟○今文作貢金三品璠琕琕竹箭。史記

三色也孫星衍說史公簞簟作竹箭者與上竹箭既布同非詰字蓋今文也陳喬縱說鄭以金三品為銅色當是今文家說三色者

璠璠赤也王肅以為金銀銅非也。璠琕一作璠琕。漢志作璠璠琕段玉裁說釋文曰琕音昆馬本作璠琕音貫按此謂

馬本作璠琕與漢書同章注漢書璠音貫也說文璠字下曰琕或從貫此蓋今文尚書作璠古文尚書作璠璠音貫也說文璠字下曰琕或從

本則同今文者也錫瑞謹案史記作璠璠音貫也說文璠字下曰琕或從貫璠聲近故古通用其或從昆或從貫者三家之文不同段玉裁

謂古文尚書作璠似猶未盡

齒革羽毛惟木○今文作齒革羽旄無惟木字。史記漢志皆作齒革羽毛無惟木二字段玉裁說夏本紀楊州字

作毛而正義云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書詩通謂之旄按紀荆州羽旄齒革字正作旄則楊州作毛淺人所改也漢書汲古本亦楊

作毛荆作旄而楊州注內仍作旄則正文亦淺人所改惟木二字紀志皆無此今文尚書也錫瑞案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

備毛字亦後人改之師古注羽旄謂眾鳥之羽可為旄者也解雖未當然可證顏本漢志正作旄

鳥夷卉服○今文作鳥夷卉服。漢志作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

前冀州鳥夷皮服作鳥者不同後人妄改之耳陳喬縱說史記用歐陽今文作鳥此說甚非釋名釋水曰海中可居者曰鳥非釋尚

書安見其用歐陽章句耶真可謂無稽之言矣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李賢注引書曰鳥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史記作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集解

所以柔金也錫瑞案史記於錫大龜錫土姓皆作賜惟此錫貢與

錫貢磬錯作錫疑史公今文說亦當為貢錫與鄭說同王肅云橘

柚錫命而後貢師古引以注漢志其說非也。今文一作厥棗織貝。漢志作棗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今文作均江海通淮泗一作均江海通于

淮泗。史記作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

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多一于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
入江海故云平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松當為沿馬本作均
云均平也段玉裁說馬本依今文尚書也鄭本作松者沿之字
誤故云當為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木水滑潤公台不分而鄭正
之裴駮史記集解此條當云均鄭本作松讀曰沿乃合孫星衍
說均蓋徇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蒼云循古文作徇則謂循于江
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漢志南郡臨沮云禹貢南

水入沔行六百里又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山郡
並與志同李巡注爾雅漢南曰荆州曰其氣慘剛稟性疆梁故曰
荆荆疆也釋名釋州國曰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必取荆為名者荆
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疆常警備之也揚雄
荆州箴曰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
道先疆

江漢朝宗于海風俗通山澤篇曰江出蜀郡湔流互微外嶠山入
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論衡書虛

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
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經曰江漢
朝宗于海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也從水朝省聲
如月行天段玉裁說說文水部曰淖水朝宗于海也從水朝省聲
衍水朝宗于海兒也從水行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海
此今文尚書說也澤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潮不上至
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錫瑞謹案如段說則當讀朝為潮朝宗二
字不連而鄭注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
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
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鄭訓宗為尊以朝宗為尊天
子之義與揚子雲說合蓋亦今文家說而王
仲任虞仲翔義不同者歐陽夏侯之說異也
九江孔殷史記曰九江甚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南
皆東合為大江索隱曰按尋陽九江者烏江蚌江烏
白江嘉靡江沙江畎江廩江隄江箇江又張漬九江圖所載有三
里五畎烏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漢志廬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
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又於豫章郡鄱陽云鄱水西入湖漢餘汗云
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艾縣云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
百六十里贛縣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云南水東西至
南昌入湖漢建云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云南水東西至新

滄人湖漢雲都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南壁云
 彭水東入湖漢是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合
 湖漢水為九俱入江故曰九江應劭注漢志九江郡曰江至廬江
 尋陽分爲九是也尚書釋文引潯陽記及張須元緣江記云與
 索隱略同又引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澤也尚
 書正義引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
 難與史記集解引鄭元云不同而其義未嘗不可通如贛縣雲
 都之亦皆山谿所出不必定指澧沅瀟湘九水爲山谿也輒
 縱鄭君治古文尙書與馬班今文家說相同史記河渠書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
 江之浦絕豫章之口龜筴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輸太卜官與九江納錫大龜正合漢志豫章郡莽曰九江柴
 桑莽曰九江亭是馬班皆以九江爲在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劉歆
 治古文者其所云湖漢九水雖不盡在尋陽之南而班志全引之
 則九江當卽此九江若尋陽記緣江記所云烏江等水此皆瑣瑣
 未足以當禹貢九江宋胡旦毛晃又傳會山海經以九江爲洞庭
 尤非古義其爲是說者蓋疑豫章九水不在荆州境耳不知禹貢
 所云必合治水源流功次第非必一州之水不可旁及他州禹
 貢首云治梁及岐梁岐卽不在冀州之境也孫星衍說九江之水
 在豫章郡非荆州水而水經云沔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

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
 故云甚中孫說甚明可無疑於九水不當屬荆州矣

沱潛既道 水出江爲沱漢爲涪案古潛涪通用毛詩潛有魚韓

詩作涪毛用古文作潛韓用今文作涪也○一作沱潛既道○漢
 志作沱潛既道又南郡枝江云沱出西東入江漢中郡安陽云

則今本漢志脫一南字水經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涪水出漢
 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雲土夢作父 史記作雲夢澤在南荆州數水經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

南郡華容云雲夢澤在南荆州數水經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
 東段玉裁說作雲夢者今文尙書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夢縣之
 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二澤名引
 韋昭云雲杜今爲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
 地也然則史記本作雲土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
 漢書音義也則漢書本作雲土夢又確然可證自古杜通用如韓
 詩桑杜毛詩作桑土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是也本呼雲土
 單呼之爲雲此類甚多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而未盡也王逸注楚

辭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謂夢中叔師習今文則今文家說夢
即是澤非澤之名雲土夢猶云雲土澤不得如小司馬說雲土夢
為二澤名也左氏傳云雲中又云夢中又云江南之夢蓋夢中即
澤中江南之夢即江南之澤耳雲夢本一地故爾雅十藪楚有雲
夢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隆形訓九藪楚之雲夢皆不分別言
之司馬貞李吉甫以下乃分為二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非是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今

文作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
齒革金三品。史漢文同史厥作其

純榦栝柏礪砥磬丹
史記作純榦栝柏礪砥磬丹。今文榦一作
陳喬縱說史記礪字當從漢書作厲為正詩公劉取厲取鍛禮記
儒行砥厲廉隅左傳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從石作礪。純一
作榦。漢無極山碑作榦釋文純又作榦說文純重
文樛云或從熏然則樛為古文史漢皆從今文明矣

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
史記作維箇箛楛三國致貢其名底作
致故訓字史公以厥名上屬為句與鄭以厥名下屬不同集解引
馬融曰言箇箛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馬同今文說陳喬縱以

鄭說為今文非也。一作惟箇箛楛三國底貢厥名。漢志作惟
箇箛楛三國底貢厥名。案說文竹部云箛箇箛也。从竹路聲。夏書
曰惟箇箛楛又重文箛云古文箛。从木部云枯槁也。从木古聲。
夏書曰惟箇箛楛。枯木名也。錫瑞案許以箛為古文則木部所引當
是古文尚書。箛當作箛。誤脫竹耳。竹部所引當是今文尚書。今史
記漢志作箛。皆同。古文無有作箛者。豈後人改之歟。一作維箇
足杆。或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箛。足杆。即箛也。音怙。箭足者矢
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箇箛乎。段玉裁說箛字。非矢鏃。正謂矢槩。蓋
古文尚書作枯。今文尚書作杆。古文尚書作箛。今文尚書作箭。
足非訓釋之謂也。錫瑞案史記篠箛作竹箛。則箇箛作箭宜矣。足疑
壞字。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今文納錫一作入賜
組九江入賜大龜。史記納皆作入。用今文。○篚一作棐。○漢志作
厥棐。玄纁璣組。九。當連讀。錫大龜。師古曰。錫命而納不常貢也。錫瑞
謹案。錫大龜三字。當連讀。錫大龜。師古曰。錫命而納不常貢也。錫瑞
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公羊傳言寶玉大弓有龜。青純是公羊以寶龜。正與樂
記所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相合。是古天子有錫諸侯寶龜

之禮納錫大龜謂此賜諸侯之寶龜也

記作入賜亦謂入此賜諸侯之大龜也

浮于江沱潛漢。今文作浮于江沱潛漢。或潛下有于誤耳。段玉裁說按夏本紀則古文尚書有此于字也

或改古文同。今文或古。文本有皆未可知。古文無逸篇無淫于觀

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陸氏

誤絕其句。故云非耳。一作浮于江沱潛漢。漢志作浮于江沱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作踰于雒至于南河。亦作逾于雒至于

洛與下伊雒作雒。不符。由後人改之。參差不一。當從史記豫州雒

水從佳。雍州洛水從水魚。參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洛去水而加佳

焉。說不足信。

荆河惟豫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志於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

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李巡注。爾雅河南曰豫

州。曰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釋名。豫州國曰豫州地

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陳喬樞說。以豫州為京師

東都所在。此據周代言之。禹貢之豫州。其取誼當以元命包及爾

雅李巡注為允。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今文洛作雒。史漢皆作雒。漢志宏農郡

一行四百五十里。又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入雒。過郡

北。東入雒。宏農郡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南山。當有所字。新安云。禹貢雒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不作賜或亦當如鄭注貢錫之義。一作貢漆泉絺紵棊織纘錫貢磬錯揚雄豫州箴作

泉磬錯。漢志作貢漆泉絺紵棊織纘錫貢磬錯揚雄豫州箴作

志合。漢志作貢漆泉絺紵棊織纘錫貢磬錯揚雄豫州箴作

浮于洛達于河。今文作浮于洛通于河。史記作浮于洛入于河。達入二字皆誤。今文尚

書當作通于河。與前浮于洛潔。通于河同。例洛當從史記作雒。

華陽黑水惟梁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漢志京兆華陰云太華山為西嶽

漢志華陰屬京兆。說文鄭注水經並云宏農華陰蓋後漢建武十

五年改屬郡。國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漢志益州郡

滇池云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續漢郡志亦云縣

北有黑水祠。或云黑水即若水。亦即瀘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

縣。徼外南至大祚入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徼外東至犍道入

江。行千四百里。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云瀘水一名若水。瀘本作盧。

訓黑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鄜元云黑水。盧水。一名若水。瀘本

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岷嶓既藝。漢志作岷嶓。既藝。又蜀郡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

十里。又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

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案班書兼存古文

蓋本夏侯尚書。與史記不同。段玉裁謂後人改竄。亦未必然。揚雄

益州箴曰禹導江沱。岷嶓啟乾。今文一作汶嶓。既藝。史記作

汶嶓。既藝。索隱曰汶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段玉

說夏本紀作汶。又曰汶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段玉

史記封禪書說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瀘山。釋之

曰瀘山也。蜀之汶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謂今之汶山。即秦之

瀘山也。是則漢人呼為汶山。字作汶。確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汶

山之下。沃野。字作汶。此古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

本也。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冉駹為汶山。郡

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目為武都。詳牂越。為汶山。郡

山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汶者。必以伏生尚書字正。作汶。屈賦悲回

沱潛既道

○今文作沱潛既道。○史記作涪。○一作沱潛既道。○汶江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岩渠云潛水西南入江潛當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為漢嘉山不知所在也漢志蜀郡青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今文作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釋名釋地曰土青曰黎似藜艸色也陳喬縱說此據今文家說知其然者史記青黎作青驪此據歐

厥貢璆鐵銀鏤磬

○史漢皆作璆璆剛鐵可以刻鏤也釋文作璆云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介正璆即紫磨金段玉裁說此條最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史記作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錫瑞謹案史漢皆以西傾因桓是來為句馬讀與史漢合師

案段說似是

○讀璆為鏤也。○案段說似是。○古漢書注與馬同說蓋從今文鄭以織皮西傾為句以桓是為

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桓水見上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西頃與漢志同水經山澤篇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會箋云漢志南部都尉治南部二字屬下不得以西南為句疑誤逗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今文作浮于潛踰于沔集解鄭元曰或謂漢為沔案禹貢言潛者四史記三作潛惟此作潛蓋淺人改之今正。一作浮于潛逾于沔。漢志作浮于潛逾于沔又武都郡

武都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寢王念孫說東字後人所加隴西郡氏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

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沔亦本班志如清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郡國志言渭與班志

同春秋說題辭曰渭之為言渭也廣雅疏證云渭也之渭疑得字譌玉篇廣韻並云渭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史記作維漢志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益州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

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李巡注爾雅河西曰雍州曰其氣

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壅也釋名釋州國曰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史漢同集解鄭元曰眾水皆東出

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漢志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

至酒泉合黎又安定郡涇陽云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

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又右扶風漆縣云水在

縣西又北地郡直路云涇水出東西入洛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

洛水也淮南隆形訓曰涇出薄洛之山注云薄洛之山一名筭頭

山在安定臨涇縣西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

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于洛廣雅釋水

曰涇徑也

澧水攸同荆岐既旅。史記作澧水攸同攸作所故訓字判岐已旅

漢志作澧水攸同師古曰澧古攸字也攸所也荆岐二山名荆在

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漢志右扶風鄠縣云古國有扈谷亭

扈夏啟所伐澧水出東南又有澧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又左馮

翊襄德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

寢水經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志作惇物又右扶風武功云大壺山古文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錫瑞謹案班志特舉古文之說則今文說當與古文不同今文家說蓋不以惇物為山名漢無極山碑曰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橐口條蕩洪适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一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

東商雒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與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底績相對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水經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皆與今文義不合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今文作至于都野。史記作都野集解鄭元澤篇曰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廣雅亦作都野與史記合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濕也春秋說題

辭曰高平曰大原原者端也平而有度下濕曰隰隰之言濕也下澤也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原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也蠶蠶濕意也。一作至于豬野。漢志作豬野又武威郡武威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陳喬樞說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據此則休屠澤與豬野微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澤為即豬野故班志特以古文別識之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漢志作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御覽地部引河相根據此則索隱引河圖作岐山岐字乃汶字之誤緯書多同今文河圖云汶山與史記作汶合則其解三危亦當是今文家說也淮南隆形訓曰樂民挈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司馬相如大人賦直徑馳夫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嶧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今文一作三危既度三苗丕序。史記作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元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尚書作宅案今文尚書宅作度史記丕作大故訓字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今文作厥土惟黃壤

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史記作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
貢璆琳琅玕後漢書杜篤傳曰夫靡州本皇帝所以育業禹貢所
載厥田惟上張衡西京賦曰爾乃廣衍沃土厥田上上論衡率性
篇云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段玉裁說真玉
謂璆琳真珠謂琅玕今文尚書作琳與爾雅合案史記論衡用今
文作璆亦與爾雅合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
焉郭璞注曰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一作貢球琳琅玕。○
漢志作球蓋夏侯尚書異字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
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史漢同漢志金城郡河關云
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又左馮
翊夏陽云禹貢龍門山在北郡國志同水經山澤篇龍門山在河
東皮氏縣西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今文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
戎卽序。○史記作織皮昆侖析支

渠搜西戎卽序索隱曰鄭元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
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在西域
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
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一作織皮昆侖析支渠
搜西戎卽敘。○漢志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而金城郡
臨羌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侖山祠卽字不從
山溝洫志亦作命渠搜作叟師古曰叟讀曰搜卽敘作敘而西域
傳贊曰書曰西戎卽序言禹就而敘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又
敘傳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序以爲外國也
據此則地理志作敘乃後人改之苟悅漢紀引書曰西戎卽序言
皆順從其序也案此昆侖在臨羌非禹本紀所言河源所出之昆
侖亦非去嵩高五萬里海外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之昆侖
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今文作道九山岍及岐至于荆山
踰于河。○史記作道九山岍及岐至

于荆山踰于河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
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汧爲北
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元分四列岍爲陰列西傾次陰列
嶓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錫瑞謹案索隱所引九山以經攷之岐
字是汶字之誤岐山次陽列亦誤史記岍作汶或作岐與岐相似
故譌爲岐矣三條者今文家說也四列者古文異說也漢人多用

三條之說如西嶽華山堂闕碑云列三條則居其中三公山碑云
三條別神白石神君碑云參三條之壹封龍山碑云三條之列神
殺阮碑云中條之山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雜皆為中條華山碑亦
以太華為中條據此諸碑皆是漢世通行今文多云三條罕云四
列尚書正義曰從此導汧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
貢北條荆山在馬翊襄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
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
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鄭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據此三條
之說最古馬王皆同班志偽孔傳王肅作故其說同惟鄭君說為
異陳喬樞以天官書傳會之非是○一作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
于河○漢志作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師古曰自此以下更
說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
道讀曰導河即梁山龍門又志右扶風汧縣云吳山在西北入
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
渭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亦曰嶽山爾雅釋
山吳山謂之開山郭璞注山海經亦云吳山別名開山王念
孫說開與汧同吳山虞山吳嶽嶽山開山並汧山之異名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今文作至于太嶽○史漢同漢志河東郡
蒲反云雷首山在南隄縣云霍太山在東冀

州山郡國志水經山澤篇言雷首與志同水經又云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餘同漢志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今文作砥柱一作砥柱○史記作砥柱漢

中形若柱也漢志河東郡濩澤云禹貢析城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
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水經山澤篇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
河中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
皆同漢志孔疏林氏尚書解蔡傳引志在西南脫南字非是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今文一作太行常山○史記作常

東太行山在西北壑王云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
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張晏曰常山郡
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案恒常古通用不盡由避諱大
行列子謂之大形淮南子謂之五行之山據漢志兩太行皆在河
內郡國志水經山澤篇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太行
在河內野王縣與漢志同漢志有兩碣石說見前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今文西傾一作西頃朱圉一作朱圍

圍在漢陽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索隱曰圍一作圍太華即敦物
山漢志作西頃志於隴西郡臨洮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天水

郡冀縣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又京兆尹華陰云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水經同惟以華山在宏農華陰縣為異段玉裁說圍紀志皆同而漢志冀縣下作圍則其前所述禹貢亦必作圍夏本紀索隱云圍一作圍蓋皆後人依尚書改為圍也錫瑞謹案圍古通用左氏定四年經孔圉公羊經作孔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靈園燕於間館封禪書曰鬼神接靈園賓于閒館此通用之證鄭引地志與班志小異索隱以大華為敦物殊誤且今文說不以敦物為山名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漢志作倍尾師古曰倍讀曰陪志於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潁川郡嵩高云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嵩高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水經同陳喬縱說班志稱禹貢多據今文家尚書說其據古文說者則以古文別之與引桑欽說亦古文家言也此經陪尾今文家必以泗水陪尾釋之與古文尚書以為橫尾在安陸者說異知者賈疏引春秋文耀鉤語本

今文尚書說也漢志作陪尾今文尚書博物志之語蓋即本

與文段玉裁曰負聲音聲古音同在第一之哈部古字多以負為倍以倍為向背之背亦以倍為負與本經同下文倍折辭也數音古倍隸其訛煩覬也漢月令王賁生呂氏春秋作王菩生郭景純注穆天子傳云賁今菩字音倍皆其證也案陳說近是然無塙證鄭注水經山澤篇皆與古文說同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江夏郡竟陵云章山在東北古文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釋名嶓冢大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河圖括地象曰嶓冢山上為嶓星段玉裁說班別為地理以天合地以通荆山為地雌上為軒轅星段玉裁說班志章山之上當有立字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又郡國志曰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又水經注曰禹貢注立章山也蓋俗本漢書因章頭立章山本內方也案郡國志史記集解水經山澤篇言大別在安豐皆與志合志云安豐屬六安郡國志鄭注水經皆云屬廬江者建武十年省併也孔疏云地理志無大別失檢水經注引京相璠說亦與志合杜預始疑大別不在安豐元和志遂以翼際山當之非古義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作汶漢志作嶓志於長沙國湖南云禹貢衡

山在東南荆州山水經同案今文說以霍

山為南嶽霍一名衡非此衡山說見前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淺原而漢志豫章郡歷陵云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傳淺原段玉裁說以此作傳知前作敷者淺人所改也猶傳土改敷土也以漢書作傳知本紀作敷者亦淺人所改也郡國志亦曰豫章歷陵有傳易山今本尚書正義史記索隱地理志注皆作博陽山易陽同字博則誤也案偽孔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博疑即傳之誤水

導弱水至于合黎

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曰弱黑河瀼江沈淮渭洛為九川案今文尚書有三條之說道山道水皆有之馬注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是也鄭引地記通于南海之文蓋本之山海經淮南子而酈道元司馬貞從之按之古經近志皆云北流不得轉入南海○一作道弱水至于合黎○漢志作道弱水至于合黎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又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

酒泉合黎案合黎鄭與水經以為山名馬融王肅云是地名偽孔以為水名王逸九思云過桂車兮合黎注云桂車合黎皆西方山之名叔師用今文說亦以合黎為山名然則馬王以為地名偽孔以為水名皆非也陳喬樞說續漢志云張掖郡刪丹弱水出前志於刪丹下稱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古文說謂道弱水自刪丹非謂弱水出刪丹也續志所云當是今文家說何以明之淮南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在刪丹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攷說文山部云岬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從山几聲而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祀山疑即岬山之譌岬山蓋即窮石之別名淮南及說文所載或說皆以弱水所出自在刪丹縣是本今文尚書說故與桑欽古文說不同也案漢志謂呼蠶水入羌谷水羌谷水入居延海班氏據西京圖籍以今黑水河為正源桑氏傳古文尚書則以為弱水正源出刪丹其說略異若志於金城郡臨羌云有弱水崑崙班氏不以此為禹貢弱水也○一作至于合黎○水經山澤篇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西北注云合離山即合黎山也作離蓋三家異文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

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居延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郡國志水經山澤篇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云西北者尚書後案以為裴誤淮南隆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又曰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挈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王逸注離騷云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又注招魂云流沙沙流而行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文導作道。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

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通典載鄭君引地祠黑水出其南脅較集解為詳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

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文導作道。史漢同漢書西域傳曰河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

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水經積石在龍門關縣西南龍門山

在河東皮氏縣西又河水篇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鄴注引高誘

淮南注云河出昆侖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

山其說小異又淮南隆形訓云龍門在河淵高誘注云龍門在河

東馮翊夏陽盼又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注云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

又修務訓云禹沐浴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注云龍門水

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曰鑿也孝

經援神契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漢石門頌曰禹鑿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今

文作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史記曰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索隱曰盟古孟字又河渠書曰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

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

大伾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

所謂東至于孟伾豔津是也薛綜東京賦注曰砥柱山名也河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
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周譜即
桓譚新論稱太史公世表效周譜者禹貢雖指云王橫所稱西山
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邳引
河北載之高地者也據周譜稱定王五年河徙則五年以前仍為
禹迹漢書敘傳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一作又北播為九
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漢書地理志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河入于海而志於勃海郡云莽曰迎河南皮云莽曰迎河亭溝洫
志曰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據此足知地理志本作迎河
勃海亦淺人妄改之今文尚書逆為迎王莽用今文尚書也臣瓚
曰禹河入海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為迎河入于勃海禹時不注也案孝武
紀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徙徙耳志於勃海郡平成曰淳沱河民備
異所異者改道從頓丘徙徙耳志於勃海郡平成曰淳沱河民備
或曰徒駭河此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禹河不注
勃海何以史漢於宣房既築皆曰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乎淮
南要略篇曰禹別河而道九歧高誘注云別洩去也九歧河水播
歧為九以入海也風俗通曰河播也
昔禹治洪水播為九河自此始也

嶧冢導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文導作道○漢志曰
嶧冢道濊東流為漢又東

為滄浪之水隴西郡氏道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武都郡
武都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南郡華
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河行五百里張衡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為
隴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傳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是滄
浪即漢之別流馬鄭皆以為夏水蓋今古文之說不異水經注括
地志乃以武當之干齡洲當之非是說文水部云濊水出隴西柏
道東至武都為漢水漢志述禹貢蓋亦即從古文而省水旁耳
記作濊蓋兼存古文漢志氏道下作養亦即從古文而省水旁耳
濊為古文則濊當為今文漢志述禹貢蓋亦即從古文而省水旁耳
美人云嶧冢山名尚書嶧冢導濊又注九歎云漢水名也尚書曰
嶧冢導濊東流為漢叔師用今文正作濊段玉裁云漢水名也尚書作
養與說文違非也王念孫說至武都為漢上脫東字東漢水東字
後人所加其說皆是志於西縣下曰嶧冢山而氏道不著山名明
嶧冢已著於西縣故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說文水經山澤篇濊
水篇皆言隴西氏道與漢志合淮南隆形訓曰漢出嶧冢高誘注
嶧冢山漢陽縣西氏道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雍州入江其說
亦同魏收魏書地形志始言宜羌亦有嶧冢後人遂謂嶧冢一在
宜羌州北東漢水所出一在秦州西南西漢水所出不知古無兩
嶧冢○一作嶧冢道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索隱曰馬融鄭元皆以滄浪
冢道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索隱曰馬融鄭元皆以滄浪

為夏水即漢之別流也漁父謂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案蒼浪蓋以青蒼得名文選陸士衡塘上行垂影滄浪泉李善注引孟子滄浪之水清云滄浪水色也今趙注所無盧文弼以為劉熙注據盧說則今文家以滄浪為水色易說卦震為蒼筤竹言竹色青蒼也古詩東門行上用滄浪天言天色青蒼也漢水青蒼故曰滄浪李白詩所謂漢水鴨頭綠也

過三澁至于大別。今文至一作入。史記作入漢志作至說文澁陳喬縱說案水經三澁地在南郡即縣之北酈注引鄭云水名馬王竝同此古文尚書說也然則說文所稱乃今文家說矣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史記作汶山道江三東入于海與漢志合然則漢志毗陵下云江在北其上脫北字明矣續漢志吳郡毗陵亦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水經注引鄭元曰匯回也漢與江門轉東成其澤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文作汶山道江。史記作汶山道江三以會昌神以建福又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左思蜀都賦

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肝蠶而興作國時杜宇稱帝于蜀號曰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此說出揚雄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既為七國時開明所鑿則非禹時所有之江沱故漢志不繫之禹貢然則鄭縣所云禹貢江沱必尚書今文家相承師說以為江之東別者矣案孝經援神契曰決江開岷導四瀆書旋機鈴曰禹導積水決岷山流九貢注云九貢九州之貢也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氏道北又有湍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為沱江又東逕郫城南又東得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即東別為沱又東至于禮也

又東至于澧。今文澧作醴。史漢皆作醴。史記集解曰馬融王有醴陵縣案澧醴通用禮運地出醴泉釋文醴本作澧爾雅謂之醴泉釋文本作澧泉是其證惟水各陵各馬王鄭說異未知孰為從今文家說無據

文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史記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爾雅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李巡注餘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班志郡國志淮南隆形訓水經三輔黃圖言鳥鼠同穴皆不分別言之是鳥鼠同穴是一山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之幹也上為掩畢星鄭注本之分鳥鼠同穴為二山蓋誤○一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漢志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縣北東入于洛陳喬樞說致漆沮之水也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河當為渭之誤馮翊懷德下言洛水入渭是其證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漢志作

入于河道洛作洛字誤當為雒○今文一作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澧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史記東北上無又字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為畢附耳星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淮南子隆形訓曰雒出熊耳注云熊耳在

上雒西北水經曰澧水出河南穀城縣澧水又東南注于穀城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注云澧水又東南注于穀城穀水自千金竭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注又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舊穀水亂流南入于穀今穀水東入于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雒矣水經又曰洛水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過蠡城邑之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也○史記曰於今文尚書蓋作既度大傳曰壇四隩鄭注與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有與無與之證也○一作九州道同四隩既宅○漢志曰九州道同四隩既宅河圖括地象曰長城者為州崑崙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壤山陵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四頃磽确不墾者其餘隄封千五百萬二千頃注曰言民少不足以盡地利萊沛水漸洳不可耕者廣雅釋地曰帝堯所治九州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四頃二說不同

五狄謂之四海說苑辨物篇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乃別一義

六府孔修 史記孔作甚故訓字玉篇人部修下引書云六府三事孔修多三事二字疑亦三家異文

庶土交正 慎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同史記曰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同史記曰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解鄭元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筐慎奉其財物

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漢志於成賦中

國絕句師古曰言眾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

財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國

京師也案師古注與鄭注不同疑亦襲用漢人舊說王褒四子講

德論云咸則三壤與漢志句讀同

與漢志句讀同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漢志以錫土姓三字為句師古曰台

所敬養者惟德為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陳喬樞說顏注漢

書訓台為養與鄭注誼異又與偽孔傳以台為我不同疑是襲漢

人音義舊說其訓亦本於三家解詁之異誼也史記以中國賜土

姓三字為句錫作賜故訓字集解鄭元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我天子政教所行錫瑞謹案中候握河紀曰堯曰嗟朕無德欽奉

不圖賜爾二子斯封稷契皋陶皆賜姓號刑德放曰堯知命表

稷契賜姓子姪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潛夫論志氏族

曰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

育呂亦不言皋陶此皆今文說賜土姓之事而言皋陶賜姓未賜

其說不同國語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曰堯以四岳佐禹治

世功封於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

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陳

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陳

錫土姓之一證也韋注國語蓋亦探尚書今文家說

五百里甸服 史記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七百里甸服天子之甸方千

里又云千里之內曰甸周語云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白虎通京

師篇云法日月之徑千里然則五百里者去王城外各五百里

忠故史公說為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者去王城外各五百里

謹案孫說非也史公明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者去王城外各五百里

里甸服在帝畿千里之外如周禮職方氏甸服在王畿千里之外

也其外侯綏要荒各五百里合甸服五百里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

千里加帝畿千里則六千里蓋史公言五服五千里不兼帝畿千
里言之若國即是城中史公何必分別其詞云天子之國以外五
百里甸服乎賈逵馬融以為中國方六千里甸服蓋同史公之說然五
公之意以為帝畿千里之外乃為五百里甸服納總之屬即在五
百里甸服中而馬氏注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之屬即在五
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
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
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相服之外五百
千里據此則馬氏之意以為五百里而義稍異馬或參用古文家
乃別有納總之屬雖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馬或參用古文家
也說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索隱曰說文云總聚束草也銓穫禾短鎌也禮郊特牲云蒲越稟
稭之美則結是稟之類也詩正義引鄭注曰總謂入所刈禾也銓
謂刈禾斷去稟也結又去穎也。今文一作百里賦內銓三百里
內銓三百里內夏服。漢志作百里賦內銓三百里內夏服。漢志作
內夏服師古曰總禾稟總入也內讀曰納銓謂所刈即禾穗也真

稟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粟米精者納少麤者納多段玉裁說漢志作夏是段借字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今文作二百里
采事也各受王事者案馬說與鄭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
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不同未孰為今文春秋緯曰侯之言
侯逆順兼司侯王命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史
公男邦作任國用今文尙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為
皆為任用今文尙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晉
書地理志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古曰男之言
任里男國。漢志無甸服外三字作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一作為
男皆作任漢志疑後人改之三百里諸侯三當作二史記漢志皆
人所改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教二百里奮武衛。漢志無侯服外三字師古曰綏安也言其安服
王者政教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奮其武力以衛

王者二百里皆同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漢志無綏服外三字師古曰要以文教要東之也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案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與馬注訓蔡為法不同未知孰為今文陳喬樞以為鄭皆用今文說殊無塙證後漢書南夷傳云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史記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集解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漢志無要服外三字師古曰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三百里皆同流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案師古訓蠻與馬異未知孰為今文史記五帝本紀曰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支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鄭鎬放逐戎夷以時入貢

命曰荒服漢書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陳喬樞說尚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與方六千里是賈馬雖治古文尚書而其釋禹貢皆從今尚書說與歐陽夏侯同何以明之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內以王畿千里言之王畿四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為五百里故曰五百里甸服謂距王城五百里之外名為甸服也自甸至荒皆數其一面每服面各五百里五服共為二千五百里並王畿千里計之面益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要服之內分九州謂之中國是為中國方五千里者就中國言之也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歐陽夏侯所云方五千里者就中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文而以訓詁增成之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罪王畿之內方千里者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主賦納總至五百里米距王城千里者是其說本今文尚書歐陽等義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史漢同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又曰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王仲任習今文說今文說中國方五千里仲任以為東海流沙相去萬里者蓋仲任以為東海

流沙在中國之外故東西相去萬里中國之地實止五千里故談
天篇又曰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周時疆域與
禹貢略同則仲任必以禹貢九州亦止五千里矣王制曰西不盡
流沙東不盡東海王制之說多與伏生大傳同是知今文家說以
東海流沙皆在中國之外
經言漸被其德廣所及耳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作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漢書賈捐之

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
者不疆治也君房蓋訓暨為與以朔南暨聲教絕句荀悅漢紀引
作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疆治也後
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朔南暨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疆治也後
暨聲教為句晉書地理志曰朔南暨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疆治也後
于江而朔南暨聲教近人或引說文曰頗見之義謂當以朔南暨
為句非古義也且漢志作泉又何以解乎。今文一作朔南暨聲
教。漢志作泉師古曰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泉及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史記曰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日延喜王受德天賜佩鄭注禹功既成天出元圭賜之占者以德
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元玉大義引春秋緯感精符曰帝王之

興多從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錫元珪故尚
黑漢武梁祠石刻祥瑞圖曰元珪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江藩
說元珪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寵錫禹者據此則史記言帝
錫元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錫瑞謹案史記稱帝皆二帝非天帝
與緯書說不同漢書王莽傳張竦為陳崇艸奏曰是以伯禹賜元
圭周公受郊祀後漢書何敞奏記宋由曰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
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倣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則亦傳今
文者其說與史公同而潛夫論五德志曰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
天魏曹植畫贊曰天錫玄圭奄有萬邦則皆同緯書說蓋三家尚
書不同或元圭之出本為瑞應禹得之以獻堯堯卽以賜禹故或
以為天錫或
以為帝錫歟

